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言情 小说 精品

贾平凹 主编

世纪之交当代小说珍藏本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该书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我在这部将近500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100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阎纲

言情小说



卷一

1850-1911



1850-1911

国 当 代 小 说 精 品

言情小说
· 上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精
品

(陕)新登字 001 号

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有些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无法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见到本书后,速与本社联系。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言情小说(上、下)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8.125 印张 10 插页 845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4—04680—9/I·996

定价:52.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编委会

主 编：贾平凹

副主编：朱 玉 刘 路 张宗涛(执行)

编 委：刘 路 张宗涛 李培智 刘广雄 赵 玫
陶雪纯 张 诚 赵 琪 赵 刚 程章贤
雷升录 赵 旭 王 倩 王健强 高立群
弥利民 潘建民 高黎娜 吴 非 高 翔
李 明 李建安 唐晴川 安广浩 任晓琳
李 震 康素娟 杨筱白 李时东 齐 鸣
刘力军 姚东安 舒亦农 刘玉霞 赵一祥
高 安 何建辉 李效东 王海君 章晓明
王小波 周占华 张素兰 张 伟 袁小明
张 强 窦豆军 张 辛 王 凤

序

● 阎 纲

一百多位作家的一百多个中、短篇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其阵容、其魄力、其编选速度值得称道。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大致可见九十年代我国中、短篇小说的走向，基本上代表了近七八年来即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中、短篇小说的总体水平。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高大全”死了，英雄活着。经济搞活了，文学不可能不搞活。

钱能通神，能建设一切，也能颠覆一切。（包括人格）。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文学命定写人，人人有权写文学。

社会开放，世界开放，人性人格的觉醒，

多层次的社会心态，多选择的审美情趣，奇异诡谲的市场交易，多层次的经济结构，贫富分化，利害争斗，人心不古，形成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多元化格局。

“小说难道能这样写？”

“小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文学多变，小说多变。

小说“失去轰动效应”(王蒙)而且“缺钙”(公刘)。

小说“缺钙”非常遗憾，但却有血有肉，多元竞争，花样翻新。

疾风暴雨变成细雨霏霏滋润心田，深深的海洋化作无数小溪缓缓流淌。

九十年代的作者来自各个社会层面，特别是基层；小说创作的触角伸向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商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个性突出的年轻作者成批涌现和作品对生活的浸润以及覆盖面的扩大，或者说小说作者的年轻化和小说内容的生活化，给我国小说创作带来生机和活力。作者的主观意识增强，尤其是注重主体心灵感受，尽管激情有减当年，然而忧患如炽，不失批判锋芒；尽管这种意识大多隐蔽起来，有赖散文的抒情和诗味的醇厚，但生硬的说教和玄理式的布道几近迹灭。

回到生活，尤其是面向日常生活，主要是普通人的生活景观，但日常生活的背后徘徊着一个兴风作浪的鬼魂，这就是金钱所代表的利害关系。无孔不入的金钱关系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哲学，什么都变得尖锐而微妙，正像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从这部选集可以看出，疏离生活、背对现实、迷离飘忽、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作者从“象牙之塔”里被请了出来。物质生活天差地别，精神世界人

异言殊，文化建构中充满着悖理。什么是正经什么是不正经？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欺骗？什么是潇洒什么是无奈？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罪犯？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女作家莫然说得好：“一座座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给城市带来了繁华与喧嚣，也带来了财富与邪恶。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在一个个黑暗的角落里，又酝酿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刘醒龙说：“‘改革’很残酷。‘改革’首先是一种生活，而并不仅仅是改革，所以，文学应该超越改革，回到生活的视野。‘改革’除了‘生活’还是‘文化’。关于文化，有一种最通俗的解释：它是惟一一种都平等拥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去审视~~改革，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者。”

回到人物，尤其是面对普通人，~~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机~~和生命意义的觉醒，极力开掘普通人~~隐秘的心灵世界~~。不掩饰“非英雄化”的倾向，或不回避对“崇高”的“回避”，作者大多把目光转向寻常百姓家，甚至小市民。《老街》作者杜为政说：“人确实是个谜。即使透明有如水晶的人，在不同的光照下也会产生变化莫测的光晕。人世茫茫，人生又有许许多多缠绕不清的事情，有许许多多隐幽之处，而这些难以深测的地方正是人生最具性格最有魅力的所在，没有人说把人写尽了，文学画廊中那多姿多彩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就是人生长河的产物。”

生活中有的是英雄，然而“当代英雄”谁是？幸好当前小说里的英雄并没有完全被“非英雄化”，当然“缺钙”是事实。正如现代文学还在续写《阿Q正传》一样，我以为新时期甚至“后新时期”的文学还要续写李钟铜式的英雄不像英雄犯人不像犯人的物。当然，蒋子龙说过：“并不是有一个英雄非有一出悲剧不可。”

回到故事。尽管“反故事”一直是文坛的清高口号，但故事还是在小说自身的深化和影视文化的挑战中大模大样地回到小说身边。王安忆对苏童关切进言：“故事对他诱惑力太大了。他总是着迷地讲述一个出奇制胜的好故事，为了把故事编好，他不惜走在畅销书的陷阱边缘的薄刃上，面对着坠身的危险。”尽管对故事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作家们（包括先锋派一些作家）对人物表演故事和故事表现人物这一传统的强项情有独钟，还是回到故事，不仅仅为了向通俗小说靠拢，也不一定出于商业目的。作家以故事为载体，将人物置于心理冲突和精神悖理中，表现人物现实的纠缠和感情纠葛中种种敏锐的感受。正是借助故事，九十年代的小说拒绝了莫测高深的纯形式的意趣追求和超前的语言实验。九十年代的小说，通过故事以表现生命存在的形态和生命存在的意义，留下不少面目清晰、心灵透明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达到典型化的高度，如刘醒龙等笔下的一些人物。程乃珊说：“我从来不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至多是个讲故事的人。而在我几十年生活中，越来越觉得‘命运’的神秘不可测，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好在，我只是讲故事而已。”

回到现实主义。据理论家陈辽统计，一九九三年的中、短篇小说按创作方法区分，属现实主义的小说占五分之四，以现代派、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写作的占五分之一，总的情况是多元竞赛，整个走向是贴近现实，致力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本书所收，大多是现实主义作品或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客观的姿态并不就是旁观的立场。对于客观的基础地位的认同，对于生活细节的精确描绘，对于人物个性的把握和人物心灵的开掘，对于语言的抒情散文化和通俗效

的追求,对于典型性人物塑造的强烈愿望等诸种倾向,在我们眼前的作品里流露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有一点也很明白,就是这些作者们不论是老派的扩大还是新派的注入,抑或是新手中的整合、调试,西方自意识流以来的现代主义的叙述革命和语言革命中用得着的本事尽量拿来派了用场,从而,感觉的、印象的、象征的、隐喻的、模糊的、魔幻的、幽默的、变形的、陌生感的,连同喧嚣、浮躁、焦灼、孤独、恐怖、失落、悲观、伤感、苦闷、烦恼、虚幻、超脱种种或消沉或没落的情绪一并引进,而不管眼下争温饱、争待遇、争住房的中国人有没有那份高雅。当然,这种情况在不少有才气的年轻作家那里大为改观,这部选集就是证明。面对这部果实累累的选集,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今日之现实主义,大有与现代主义联手合作之势,不是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吃掉现实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吃掉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很像是现实主义请进现代主义海纳现代主义。有人把这种现象阐释为“现代现实主义”“扩大的现实主义”“无边的现实主义”“朴素的现实主义”。

不管怎么说,与文坛多元格局相适应,现实主义本身也多元化了。

生活更加个性化,人物更加个性化,作家更加个性化。小说逐渐具有散文随意的抒情和诗化的厚重的魅力。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发展的新形势,论家蜂起,新说叠出,计有:“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思维”“新乡土”“新都市”“新市民”“新新闻”“新历史”,与此相适应的是“重新”编写文学史。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八仙过海,热闹非常。其共同目的是,或创“新”,或诠释“新”;共同的特征是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直面中国本土、中国自己的现

实，一切的一切，都与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现实主义血肉有缘。

其中以“新状态”的呼声最高。倡导者言，“新状态”不是倡导一个流派，而是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空间”，它可使九十年代出现的新作家的成就完全凸现出来。“新状态”既是写实的照相式的逼真的表述，又有表现主义式的表达，两者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特点。“新状态”将过去建造一道鸿沟的通俗/高雅的旧的界限打破，既有大众文化中的资源可供调用，又有来自于先锋派前卫艺术的成果。

这是当今文坛三股河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大众文学的大汇合。这是来自现实主义的归纳和概括，是十分美妙的憧憬和设计，是颇能服人的倡导和动员。在今日中国文化土壤之上，这种新口号、新倡导假若有改造世界、批判世界的英雄气质和新的文化理性精神支持，假若牢牢立足于生活实际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基础，我想，那将是中国最有生命力（激发火山般的创作潜能生成裂变！）最有发展前途（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潮流。

从维熙说：“当前中国大陆文坛，躺在席梦思床上做梦的太多。他们本身就缺乏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体察和人生的感情积累。”“我的生活体察和人生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学，只容许我向稿纸上喷血。”

池莉说：“生活就像烧不尽的原野一样，生长出更芜杂更繁茂的草丛，只有天才知道这草丛里头有多少生命有多少痛苦和欢乐。一个作家站在这儿，必须具有超尘脱俗的想象力，否则你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汪曾祺说：“我的作品表现了对人的关怀。我曾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以为是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是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我称之为‘凝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的觉悟。”“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

陈世旭说：“我将永远怀着善良、真诚的爱心来写我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永远不要失去对人的关怀。”“我从来觉得，把自己作为一种牺牲贡献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祭坛上，是一种崇高。完全没有理由贬低或嘲笑。”

蒋子龙说：“我的笔一直是入世的。入世的笔对生活有自己的认识和选择，随时随地都在进行观察，挑选让自己迷恋的人物和故事。文学的病态是既不敢或无力揭示现实的严峻，又失去对生活的热情，温温吞吞，不死不活。”

阎连科谈到《夏日落》时说：“想到一个认真的话题，即：请你先把军人当做人。是人就得先活着。活着才能去战争、流血、牺牲、英雄什么的。可‘活着’，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唐栋说：“作家的心应与人民相通，敢于说人民想说的话，敢于针砭人民所痛恨的时弊，敢于讴歌人民所赞赏的风尚。各种流派千帆竞发固然是好，但绝不应也不可能堵塞了现实生活的生航道。”

谈歌说：“文学没有了对生活的关注，作家的灵魂就要受到奴役。”

方方说：“我们的生活复杂丰富离奇的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象，最美最巧妙的构思其实也没有生活本身来得漂亮和美妙。”

梁晓声说：“过去并不完全美好，有多少人命运的悲惨证明这一点。现在也并非彻底丑恶，否则我们为什么还活着，谁也

不想把自己弄死？”“我最自省的一点，或者说最怕自己背叛了的，倒不是什么更崇高的作为人的原则，而仅仅是——善良的温馨的人性……”

张欣说：“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世界上，确有一个物外的叫做精神的东西，”“我仍旧相信耶稣的话：‘人不能只靠面包过活，你的心灵需要比面包更有营养的东西。你有多久没唱歌，没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没有读诗？’”

作家们已经站出来向读者敞开心扉。还有许多。

我在这部近五百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一百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目 录

· 言情小说

- 过把瘾就死 / 王 朔 · 1
生生不已 / 毕淑敏 · 119
父母爱情 / 刘 静 · 170
城市情人 / 裘山山 · 238
废 都 / 贾平凹 · 324
赌 徒 / 杨争光 · 388
蔷薇花瓣儿 / 张 斌 · 443
玛卓的爱情 / 北 村 · 493
上天自有安排 / 迷 平 · 571
离婚的故事 / 傅百龄 · 579
普通人 / 梁晓声 · 595

过把瘾就死

● 王 朔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

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的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

温情脉脉的摩挲和叹气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

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这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我心目中从小就想娶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啊。”她欠身用手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也是。”

“是什么？”她不容许多含糊其辞。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

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

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

“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惟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

“真有一死。”

“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一样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个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

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上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

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色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雨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牝

她褪去衣裤，仅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